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,表现出的韧性、耐心、定力,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。

——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的讲话(2023年7月5日至7日)

看传统技艺·听融合故事 ⑩

蒙古象棋
(喜塔尔)

印记
YINJI

千里和合恰烙面

□王宗

恰烙面,是内蒙古人喜欢的食品。

清晨,在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,总能听见恰烙床子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那声音沉闷而有力,像是大青山在晨光中舒展筋骨。面剂子填入床子的圆筒,用力一压,白亮亮的圆面条便如瀑布般泻入滚沸的锅中。须臾出锅,浇上一勺滚烫的臊子,撒一把香菜葱花,红油浮面,热气腾腾——这一碗面下肚,整个人神清气爽、精神抖擞。

恰烙,古称“河漏”,这个名字最早见于北魏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。元代王祿在《农书·荞麦》中描绘得更为详尽:“北方山后,诸郡多种,治去皮壳,磨而为面……或作汤饼,谓之河漏。”如此的记载,也曾见诸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。可见这圆润筋道的面条,早已是一种大众化食品了。

它是什么时候来到内蒙古的,现已无从确考。但想来,大约与那些走西口的移民有关。

清代以降,晋陕一带连年灾荒,大批人背着行囊,来到广袤的内蒙古谋生。他们带来了种地的技艺,带来了经商的头脑,也带来了压面的床子。那沉重的铁木结构床子,一路颠簸,从雁门关外来到土默川,从黄河渡口来到阴山脚下。人们落脚之后,第一件事便是支起恰烙床子——有了这口热乎面,日子才算有了根基。

然而,这碗面到了内蒙古,便不再是原来的模样。

内蒙古最不缺的是羊肉。千百年来,内蒙古人以羊肉为食,以乳为饮,那手把肉、羊杂碎、鲜羊、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味觉记忆。走西口的人们来了之后,羊肉与恰烙面便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羊肉切成细丁,与土豆、豆腐一同炖烂,佐以红辣椒、葱蒜,熬成一锅浓稠厚实的臊子。浇在恰烙面上,羊肉的鲜香与面条的筋道在口中交融,那滋味,便是塞北独有的风情。

更有趣的是,恰烙面在内蒙古有了两种模样。

西部的河套平原,盛产优质小麦,白面恰烙便成为主流。面要和得硬一些,醒得透一些,压出来才筋道爽滑。臊子除了羊肉,还有猪肉、西红柿鸡蛋,花样繁多。而东部的赤峰、通辽一带,受东北饮食文化影响,荞面恰烙更为常见。荞面性凉,夏日里吃过水荞面恰烙,浇上蒜泥醋汁,清爽解暑,别有一番风味。一碗恰烙面,在内蒙古大地上,生出了不同的滋味。

于是,一碗恰烙面里,便有了汉族的面粉、蒙古族的羊肉、回族香料——各民族的饮食智慧在热气腾腾的碗中相遇、交融,不分彼此。

在内蒙古,恰烙面不仅仅是食物,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在早年的托克托县,民间流传着一个说法:谁家生了孩子,满月那天要请乡邻吃恰烙面。恰烙面长,寓意着孩子长命百岁;面条不断,象征着福寿绵长。办喜事的人家,头一天也要吃恰烙面,图个顺顺当当、长长久久。平日里,亲戚朋友们聚在一起,支起恰烙床子,大家轮流压面,说说笑笑,那场面比吃面本身还要热闹。

我曾在一家老店听一位大爷讲,早年间走西口的人在路上,走到哪儿饿了,只要看见有恰烙床子支着,心里就踏实了。“有恰烙床子的地方,就有山西人、陕西人。有人的地方,就能扎下根。”

恰烙床子压下去的是面,立起来的是日子。一代一代人,从故乡来到他乡,正是靠着这碗面,在内蒙古扎下了根。而内蒙古各族人民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这些远道而来的人,与他们一同耕耘、一同放牧、一同生活。几百年过去,大家吃着恰烙面,说着同一种方言,守护着同一片土地。

如今的内蒙古,恰烙面馆遍布城乡。呼和浩特、包头、赤峰、鄂尔多斯的街头、处处都是压恰烙的声响。面馆不大,几张桌子,一锅滚汤,墙上挂着价目表。不分民族,不论处处的食客们操着不同的口音,挤在小小的馆子里,吃着面条,喝着热汤,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。

《舌尖上的中国》说,中国人善于用食物来缩短他乡与故乡的距离。恰烙面便是这样——它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中走来,在内蒙古这片多民族交融的土地上,长出了新的模样。它既是移民思乡的慰藉,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。

一碗热气腾腾的恰烙面里,揉进去的不仅是面粉和羊肉,还有千年的历史、万里的跋涉,以及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相濡以沫的深情。压下去,立起来——这里面,有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韧劲。



锡林郭勒盟镶黄旗素有“喜塔尔之乡”的美誉。作为蒙古象棋(喜塔尔)的重要传承地,这项古老棋艺,在这里薪火赓续,焕发出蓬勃生机与独特光彩。
2018年,蒙古象棋(喜塔尔)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象棋课堂。
哈斯毕力格 摄

传统棋艺藏匠心

□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乌日罕

棋筑地标 文脉凝韵

距镶黄旗政府所在地新宝拉格镇10余公里处,开阔平整的广场,早已成为镶黄旗极具辨识度的文化地标。广场形制舒展大气,中央为宽敞的活动空间,依托本地盛产的优质石材,造型古朴、气韵厚重的石雕棋子,沿广场周边环形均匀排布。

蒙古象棋(喜塔尔)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。蒙古象棋(喜塔尔)与国际象棋同源,可追溯到公元2—4世纪古印度的“恰图兰卡”(四人棋戏)。7世纪,经阿拉伯商人与使者传入波斯,改称“沙特拉兹”。13世纪,“沙特

拉兹”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内蒙古,并逐步本土化,改称“喜塔尔”。

明朝永乐年间(14世纪末),蒙古象棋(喜塔尔)规则已定型。清代《口北三厅志》《桥西杂记》等文献详细记载其棋制:8×8棋盘、32枚棋子,“王(诺彦)、后(博日斯)、车、马、骆驼、卒”,无河界、满盘可行,契合游牧“逐水草而居”的特性。

至今蒙古象棋(喜塔尔)世代相传,成为那达慕大会竞技项目之一,与赛马、摔跤、射箭并列。

匠心琢棋 木艺传珍

古象棋(喜塔尔)从来不止是一副棋具,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。”

高·哈斯巴根那已亲手打造十余副完整的蒙古象棋(喜塔尔)棋具。他既承接定制订单,也坚持自主创作,在坚守传统内核的基础上,不断融入独具特色的艺术构思,将蒙古族男儿三艺中的搏克手形象,巧妙融入兵士棋子的雕刻之中,更显憨态可掬、灵动鲜活。经他雕琢的蒙古象棋(喜塔尔)棋子,王帝威仪端庄,骆驼骏马形态逼真。

传承之道,不止于守艺,更在于育人。自2000年起,高·哈斯巴根那就开始收徒传艺,不少外地爱好者慕名拜师求学。2025年,镶黄旗图书馆聘他担任木雕工艺老师,他沉下心来教青年学徒,从基本功到文化内涵,倾囊相授、毫无保留。“这门手艺不能断,我就盼着更多年轻人能静下心来学,把这份技艺稳稳地传下去。”质朴的话语里,是一位匠人对非遗传承的赤诚与担当。

在镶黄旗,以匠心守护蒙古象棋(喜塔尔)文脉的匠人并不只高·哈斯巴根那一人。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“蒙古族骨雕技艺”代表性传承人乌云毕力格,以五畜骨料为原料,凭借精湛技法雕琢蒙古象棋(喜塔尔)棋子,质感独特、工艺精

巧,以另一种艺术形式守护传统棋艺传承,与众多匠人一道,构筑起蒙古象棋(喜塔尔)传承的坚实力量。

一人守艺是微光,全域传承方能汇成星河。1994年,镶黄旗“喜塔尔”协会正式成立,历经三十年发展,共有会员40余名,汇聚蒙古象棋大师4名、候补大师1名,建立起专业教练员、裁判员队伍,为蒙古象棋(喜塔尔)竞技提升、普及推广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。此外,旗级蒙古象棋(喜塔尔)训练基地常态化开展培训、集训与交流活



高·哈斯巴根那用工具制作木雕骆驼。
乌日罕 摄

以棋兴文 薪火育新

化文化交流,持续擦亮“喜塔尔之乡”的金字招牌。

2005年,蒙古象棋(喜塔尔)被引入校园教学。因传统蒙古象棋(喜塔尔)与国际象棋行棋逻辑、对弈规则高度契合,镶黄旗各小学立足这一契合点,探索出双棋融合、同步普及的特色育人路径。从三年级起给学生教授国际象棋,同步融入蒙古象棋(喜塔尔)历史文化与传统弈法,互补校正、循序渐进,让青少年在习得棋艺的同时,自然而然地接纳、热爱传统棋文化。多年深耕结出累累硕果,2015年镶黄旗第一小学被授予国际象棋特色学校,也被授予“内蒙

古象棋摇篮(故乡)称号。

镶黄旗第一小学校园里,巨型石材棋盘成为独特的文化景观;课堂上,少年们凝神对弈,以棋启智。五年级三班学生察敏苏都尔开心地说:“在象棋兴趣班里,我学会了很多战术,比如闪击、牵制,参加比赛时胜率提高了。”一颗颗文化传承的种子,在青春沃土中生根发芽。

棋韵绵延千载,匠心薪火相传。从匠人指尖的一刀一刻,到全旗上下聚力保护传承;从文化地标静诉文脉,到校园课堂播种新芽,古老棋艺在守正创新中焕发生机,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涵养地方特色文化写下了生动鲜活的答卷。

一言
YIYAN

守好古老喜塔尔

□及庆玲

一方棋盘藏古韵,一局对弈续文脉。坐落于锡林郭勒草原的镶黄旗,凭借深厚积淀成为远近闻名的“喜塔尔之乡”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蒙古象棋(喜塔尔)历经千年流转,在坚守传承中守正创新,在全民普及中赓续薪火,让古老棋艺绽放出时代光彩。

溯源方知底蕴深厚。蒙古象棋(喜塔尔)跨越古今、交融中外,从古印度沿草原丝绸之路传入内蒙古,历经本土化演变,形成契合游牧民族生活习性、独具特色的博弈技艺。

而今,蒙古象棋(喜塔尔)不单是休闲益智的游戏,更是承载民族智慧的文化载体,成为那达慕盛会不可或缺的竞技项目。蓬勃发展的背后,离不开地方政府的赋能。镶黄旗多措并举推动蒙古象棋(喜塔尔)保护、传承、普及与发展,让其走出民间、走进生活、走向大众,走出一条接地气、有活力、可持续的非遗传承之路。活态传承的生动实践离不开广大匠人的坚守。他们不仅潜心钻研技艺,更倾心传道授业,推动传承创新;组建专业行业队伍,搭建赛事交流平台,举办各级各类对弈赛事,以棋会友互通文化,持续打响地方文化名片。同时,大力推动非遗进校园,创新融合教学模式,将古老棋艺融入青少年教育,以棋益智、以棋育人,在青少年心底种下非遗的种子,为非遗传承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。

棋盘虽小,承载千年文化;弈路虽远,赓续时代华章。这项非遗技艺定将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,在守正创新中熠熠生辉。



乌云毕力格用五畜骨制作的蒙古象棋(喜塔尔)棋具。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

蒙古族木雕技艺是雕琢蒙古象棋(喜塔尔)棋具最核心的传统技艺,精湛木雕工艺赋予棋子灵动形态与文化内涵,二者相辅相成、密不可分。

在镶黄旗宝格达音高勒木哈登苏莫嘎查,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“蒙古族木雕”(蒙古象棋木雕)代表性传承人高·哈斯巴根那,三十余载与木为伴,以刀为笔,将毕生热爱倾注于蒙古象棋(喜塔尔)棋具雕刻之中。

走进高·哈斯巴根那的木雕工作间,淡雅的木料清香萦绕,各类雕刻工具摆放整齐,案头与柜子上,是他潜心打磨的一件件木雕作品,其中最具分量的,便是一套套形神兼备的蒙古象棋(喜塔尔)棋具。

伏案创作时,他总是先凝神静气,在木料上细细勾勒纹样轮廓,再借助工具定型修边,最终手持刻刀精雕细琢、反复打磨。在选材上,他格外讲究,偏爱质地细腻、纹理均匀、硬度适中的黄柳木,便于精准刻画人物神态与细节;也常用纹理坚硬、自带醇香的檀木,成品温润包浆,更具岁月质感。

“我从小就喜欢木雕,十五六岁接触木雕,从拿起刻刀开始,最用心钻研的就是蒙古象棋(喜塔尔)。”高·哈斯巴根那坦言,“蒙

除匠人潜心守艺外,丰富多彩的文化赛事与校园普及活动,成为助推蒙古象棋(喜塔尔)蓬勃发展的力量。

近年来,镶黄旗将蒙古象棋(喜塔尔)保护传承融入文化建设、民族团结与育人实践全过程。每年举办各级各类蒙古象棋(喜塔尔)赛事,覆盖城乡、贯通老少,群众性对弈氛围日益浓厚。先后承办八省区蒙古象棋(喜塔尔)大赛、自治区级蒙古象棋(喜塔尔)赛事等活动,以棋为媒深